

我的三尺柴床

□高军记



老是腰酸,据说是腰椎什么突出了,于是就只能睡硬板床,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柴床。睡柴床,两次受到朋友的嘲笑,一个直接,说:“你就睡这床?”一个委婉,说:“你够简朴的啊。”我无言以对,也没必要作太多解释。这比先前的一次受嘲笑,轻得多了。有同学到我住处,说:“你看你的电视,小手绢儿大”。我只能惭愧自己的不中用,没别的可说。没过多久,听说看大电视的同学被检查了,我去看看。他感慨颇多,说:“过年过节不忘请的这局那局的,平时吃喝不论的弟兄们,都见不着了”。

人们对于物质追求,那是没有上限的。我说,感谢我的三尺柴床,是真心话,它利于治腰痛,每每让我安稳入睡,享用梦乡。而不像有的人,席梦思思谋不断,弄成了夜不成眠,不烦躁就抑郁,不抑郁就神经,不神经也颠倒,然后把聪明的功能再发挥到极限。

人人都是父母的遗传,人人又都是自己的升级版。在交替中,一年一个版本,一年一个花样。有人升到经典,有人升到珍藏,有人升到稀世。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两条腿走路,一个嘴吃饭,生活的光盘里刻下的,依旧婆婆妈妈,琐事与纠缠,伤心与烦恼。

新年到了,我收到一个直觉:感受交替。日出月落是交替,辞旧迎新是交替,花开花落是交替,启幕落幕是交替,猴王争霸也是交替。世界在交替中运营,在交替中更新,在交替中充电,在交替中延续生命,在交替中盘活存量,在交替中焕发能量。

时令交替人人都会感受,于是增减衣。新老交替,大家都敏感,于是提高关注度。朋友圈儿,永远画不圆,一旦画圆,就成了零。朋友交替,随利益流动,三年一组合。人们常常笑话猴子,最后只落一根棒子。人何尝不是,走一路抓一路,走一路丢一路。到了,只留下空空两手一条路。

我的柴床边儿上,站立着跟我几十年的,已经快残废的、外人一定更看不上眼的破书柜,40年前在北京20块钱价拔的。站在它的面前,我才有精神,我才有底气,我才平心静气。虽然它没装几本书,可都是我自己的钱买来的,读哪一本都有味儿。我抽出一本《百年孤独》,翻不下去,又抽出一本《瀛台泣血记》,也翻不下去,于是又都插回去。合上书柜的时间,眼睛瞟了一下《封神榜》。

于是我的思想又陷入纠结里。

中国有神,外国有教。教进了中国,恁长时间,神咋就没出国?也许,神是中国的土特产,没有中介,外国人不知道买?也许路远,神不愿跋涉,或者是怕外国水土不服。精神贸易,也得讲顺差,不能老是逆差。纠结着纠结着,神来了,说我们那个不是人封的,我于是恍然大悟。能当上帝的人,肯定是能人、伟人、了不起的人、高尚的人、出类拔萃的人、为人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

敬神也是敬人,敬人们公认的人。爷不一定是神,神一定是爷的人。火神爷龙王爷阎王爷,个个都有威慑力。神也有交替,有交替才有发展。做导弹的,做飞船的,搞卫星的,发明激光照排的,五笔字型的,让我们不用笔不用纸就能写字的,让一亩地长出千斤大米的,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和万里之外的情人视频的,等等等等,都是神。中国人并不笨,中国的老神,过去不出国,现在也出去了,文神姓孔,武神姓关。中国的新神,那肯定是要出国的。不但出国,还要出更远的门,月亮上,星星上,外太空,找到暗物质,送世界一个大大的惊喜。

有神就有仙,上八仙下八仙。仙也是人变的,不是人变的,就是人封的。培育神仙的母本是人,人在通向神仙的路上,必要过一道一道的坎儿,得先成名后成家,大家,名家;得先拿奖,大奖,金奖,最高奖。神与仙不是函授毕业,得拿正规文凭。假文凭更不中,得有真才实学,有普度众生的真本事,得会倒骑毛驴,光靠玩心眼儿好像也不行,光糊弄感情也不行,葫芦里得有能治好病的药。要么跑进九秒,要么远跳八米七。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湖有湖神,大海有大神。有敬才畏,有畏才敬。有神必有敬畏,这是天人合的一种设计,一种构想,一种构建。因为,有敬畏才有秩序,秩序是社会前行的稳压电源。

我的思想飞累了,又回到三尺柴床上。这是我的踏实所在,这是我的凡人的梧桐树。我一边入睡,一边听音乐,这是一个女人的声情并茂,睁开眼,却是男人李玉刚。他唱道,爱恨只在一瞬间。太有杀伤力,我不能苟同,也不能赞成。爱必有因,恨必有源,爱恨决不就在一瞬间。爱恨是积累,爱恨有交替,爱恨的保存与释放,是一个美妙与残忍的流程,人有爱恨,食人间烟火,神有爱恨,总来助人。新年来了,我双手合十,敬奉所有的神来。

银合欢

□郭琳

秋末,赴东川参加文化记者采风活动,出发前做功课,红土地的美景其实早已听闻。身未动,情已远,难掩小小兴奋。及待坐上从昆明去往东川的大巴两个多小时后才回过神来:好难走的山路,这真的是昆明市的一个区吗?

到达后方知,这里不但是昆明的一区,也是目前唯一不通高速公路的贫困区(县),而且在1998年之前,它还是地级市,撤市建区的原因是矿竭城衰。于是,同样来自于资源型城市的我戚戚之感油然而生。

初识银合欢,是在山间盘桓之时。乌蒙磅礴,金沙拍岸,东川位于乌蒙山系一侧,又处金沙江畔,最高点与最低点海拔相差三千多米,来自平原的人脑中固有的东西南北方位之感在此地毫无用处,阿里、汤丹、拖布卡,这些迥异于中原的地名对应的只有海拔数字。盘旋上下,头上是绕不到顶的山,脚下是看不见底的沟,好在路的两侧,有青色时常掠过,稍解乘车疲惫。车上的工作人员小梁说,那是银合欢,比较霸道的一种树,有它生长的地方其他植物都长不大好,因为其根系发达,抓住了营养。但也只有这霸道的树,才能牢牢抓住泥土,避免泥石流的发生。

泥石流,是东川之痛。东川,有天南铜都之称。时光倒流到上古时期,钉了铁掌的马帮在东川地面跑动,土里的铜都给踏了出来,于是有“马踏露铜”之

说。殷商时期,东川的先民以“火烧水泼”的原始冶炼技艺开采出古滇第一块铜矿石。及乾隆年间,东川铜的产量居全国首位,清朝钱币的70%是东川铜所铸,乾隆皇帝御赐赐神庙“灵裕九寰”匾,褒扬东川铜对清王朝财政的支撑之功。

两千多年,滇铜源源而出,时光悠悠而过。辉煌耀眼的开采史给东川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开采破坏了地质,伐薪炼铜毁掉了森林,工业污染对生态更是毁灭性打击。地震、滑坡、泥石流,大自然的报复往往更为残酷而彻底。因特殊的地质条件与野蛮开采,雨季“座座山头起蛟龙,条条沟口吹喇叭”。泥石流反复,山流裹挟泥沙巨石俱下,巨雷滚滚,奔腾呼啸,几百次掠地毁村,民房、城镇没了,公路、桥梁没了,东川人的希望也没了。人类的予取予夺使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变成奢望,东川无了退路。

自然的恩赐与惩罚相伴而生,在这个十里不同天,桃花一年五开,四时景色同现的地方,工业的侵扰让它的美丽折翼,成为生态破坏、城市破旧、企业破产、希望破灭的四破之城。回首向来萧瑟处,传说中以铜铺路的铜都必须找到重生的路,而修复生态是东川再起的第一步。于是,有了这银合欢摇曳生姿。银合欢是灌木,既不高大,也不挺拔,连遮阴都有些勉强,但它生命力强,耐得住贫瘠、干旱,根扎得深、扎得广,在看不见的

地下抓住水土泥沙。银合欢年复一年地栽植,年复一年地生长。东川人开始清还历史的旧账,旷日持久植绿修复生态,广袤的荒山荒坡上,榕树、滇朴、木棉,机关林、企业林、青年林……一棵棵连成一排排,一排排连成一片片,植下的不只是修复生态的树,还有东川人重生的希望。如今,曾经暴发过震惊全国泥石流的蒋家沟一片安详,青山怀抱中,翠色嫣然,阡陌田间,人见青山妩媚,料青山亦如是。

红土地是上天遗落在人间的调色板,但也绝不愿将这美丽轻易示人。去往红土地镇的山路上,大家被海拔落差折磨得脏腑翻腾,小梁却还在侃侃而谈,他的妻子就在红土地镇教书,每周他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从海拔千米的区委区政府所在地到两千多米的红土地与妻子团聚。说者轻巧,听者焦心,继而感慨:在东川,有多少像银合欢一样的小梁和他的爱人,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为了家默默工作,甚至把这当成习惯与常态。

东山再起,川流不息,是城市梦,更是冲锋号。东川数日,深感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之痛,也看到这里的人为了转型所作的努力与担当。已停止客运的火车站站口,怒放的三角梅攀爬附将之裹严,宛若北欧童话小镇一角,这里是微电影的拍摄基地;饱经泥石流冲刷的谷底汽车摩托车轰鸣,尘土迸飞,十二届泥石



已停止客运的火车站站口

流赛道国际汽车越野赛让东川声名远扬;秋阳里,白色的油菜花海也习惯了摄影家的长枪短炮,与斑斓土地相映争芳;在地无三分平的群山怀抱中,红提、黑提、火龙果种植正酣;1/3人口还在贫困线下的小城由乱到治、由治到安,彝、回、汉、布依各族和谐相融,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标杆;金沙江上一桥飞架,正在沟通彩云之南与天府之国的天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银合欢一样的东川人从以铜铺就的金光闪闪的过往走来,以勇气 and 韧性重新开拓着这里清亮永续的未来。



雾凇美景 丁宁 摄

光阴的脚步

□王晓静

2016,就这样静静地来了,让人顿生时光仓促之感。

过去的一年,说短不短,三百六十五个日子,每一日都可做许多许多事,可为何还是觉得时光流逝太快,很多想法没有实现,很多梦想没有完成,很多心灵深处的遗憾没有填补。忽然明白了古人所说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时空洪流里的过客,时间不会因谁而停止,错过就是永远地错过,只能怪自己没有好好把握。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在掌心细数溜走的光阴,将还未远逝的欢笑和悲伤重温一遍,再检视那些难过的泪水,却发现都已化为珍珠。不被朋友理解的委屈,如匕首刺入心扉的话语,不公平的对待,虽然最终都磨灭在时间的金沙里,那留下的痕迹却是自身脱胎换骨的成熟。不再莽撞,不再口不择言,不再一往无前不知回环……而这些成长都是光阴赐予的最宝贵的财富。

过去的一年,忽略了太多俯拾即是的小幸福。跟朋友相聚,陪家人谈心,伴孩子玩乐等等,到底是什么偷走了我的时间?看看支付宝的年终账单才发现流连网购的时间太多太多,看到微信朋友圈才发现每天浪费在手机上时间太多太多,当然,办公桌上堆着的材料也提醒着我,为工作而努力奋斗的日日夜夜。还有床头案边随意乱扔的书籍也展示了时间在它们身上流过的痕迹,坐拥一室书香,一窗昏晓送流年的日子给了我一些安慰,还好没有浪掷时光。阳台上那些葳蕤葱茏、鸟语花香,那个旧日的秋千椅,也提醒着我在纷纷扰扰的尘世中拥有一方自在的情怀。最令我安慰的是书桌上那一摞厚厚的写满字的纸,它们是我灵感的狼奔奔突,是我思想的凝结,是我为接近文学梦而努力伸出的手指。这种种,都提醒着我应以怎样的姿态活在这一年,岁月如水,又似巨轮,在我身上碾过,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迹。

总结2015,难以分辨快乐多还是难过多。回首那个渐渐走入往昔的自己,仿佛看到这这年年,每一年的自己都站在新年的门口辞旧迎新,以越来越成熟的心智、越来越淡定的心境去迎接生活的风风雪雪。虽然梦想仍遥不可及,而时光已无情地在容颜上刻下痕迹,但我相信,只要把握每一天的光阴,无愧于心,无愧于己,等到又一年的岁末,我就可以坦然跟那个往昔的自己挥手作别。

琐言亭

演好自己的角色

□梁宝辉

近段时间,中央台六套推出一档公益栏目《我的电影梦》,现身说法的大腕明星几乎都在向观众传递同一个信息,那就是用心演好自己的角色。只有把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把故事讲述得生动感人,才能给观众带来感官体验和艺术享受。

角色,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也比喻生活中某种类型的人物和戏曲演员专业分工的类别。社会学对角色的定义是“与社会地位相一致的社会限度的特征和期望的集合体”。由此可见,电影之外的人们,时刻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有一个大学生村干部朋友,是一个村党支部的副书记。这个岗位在别人看来是那样的普通,这位朋友却并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他非常珍惜这个岗位,上任后走村入户访民情,帮助村上理顺发展思路,协助处理矛盾纠纷,带领群众发展经济,三年考核全部优秀,很快就被委以重任。

与这位大学生村干部相比,有些人尽管身处重要岗位却不积极作为,还总爱抱怨生不逢时或怀才不遇,有的甚至自暴自弃,甘愿堕落。其实,在社会分工大背景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角色定位,只有把分内之事先干好,才能有资本“跳起来摘桃子”。但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越是抱怨之人,越不愿静下心来做好一件简单的小事,越是虚怀之人,越是能够从生活点滴和工作琐碎干起,努力把每一

件小事做得出彩。

京剧角色有生旦净末丑之分,大部分演员除自己的专攻行当之外,兼演其他角色也是常事。推此及彼,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方面是角色定位不准确,没有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位置上,思想和言行背离了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特别是在责、权、利的较量之中失土失责,个人欲望膨胀,唯利是图。另一方面是兼演行当不到位,缺乏对分管下属、家庭成员、身边工作人员等辐射群体的教育引导,甚至对这些人打着自己的旗号为所欲为漠然视之,最终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演好每一个角色,并非容易之事,需要对角色本身有全面系统的理解。一名公务人员,应清楚肩负的职责和重任,工作中勤于联系服务群众,精于处理各类大小事务,把本职工作做深做透做扎实。如果连自己干什么、按什么标准干、到什么程度都全然不知,那么只能得过且过,随波逐流。被李世民盛赞“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的宰相房玄龄,长期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高位,但他正直低调,从不炫人傲物,始终努力把每件事做到细致入微,凭着惊人的办事效率和卓越的实干才能,成就了一代良相的传世美谈。

人的一生会不自觉地扮演多种角色,只有把握每个角色的定位和内涵,稳扎稳打地努力演好,才能跬步千里,使此生无憾,让人生出彩。



流年里的冬日时光

□梁永刚

蛰居在繁华都市,每天被琐碎庸常纠缠,岁月如握在手中的沙,从指缝间匆匆滑落,转眼已是寒冬。此时此刻,躲在温暖如春的斗室里,享受着空调制造出来的惬意,追忆着流年里的冬日时光,我感到一股铺天盖地的寒流从我生活的村庄席卷而来,漫过一切,满目萧瑟。尽管彼时的旧光阴穿过悠长的时空隧道已经严重磨损甚至支离破碎,但吹在耳畔的凛冽的风、透过全身的彻骨的寒依旧鲜活如初,仿佛一伸手就能够到屋檐下经久不化的冰凌,一抬脚就能迈入那个让人瑟瑟发抖冰窖般的教室。

童年的记忆里,乡村学校的教室破旧不堪,从门缝或窗户里灌进来的风像刀子一样,生硬地割着学生们冻得乌紫的脸。教室里没有生火取暖,老师进班上课头一件事就是先让大家跺脚,扑扑通通的闷响伴着飞扬的尘土弥漫在教室上空。接下来,老师吩咐的第二件事是搓手,两个手掌对搓,用劲要大,速度要快,于是教室里又响起了刺刺啦啦的搓手声,一直搓得手心发热才开始上课。

滴水成冰的冬天,学生们的手脚经常冻得不听使唤,有时候连握笔写字都变得异常困难。于是,有些头脑灵活的同学从家中找来一个废弃不用的搪瓷茶缸,两侧各钻一个小孔穿上铁丝,从家里的煤火炉里弄几小块烧红的煤块放进去,做成一个简易的“小火炉”,然后提到教室里烤手用,就像随身携带的“暖手宝”。羡慕之余,大家纷纷效仿,回到家

买,更何况可有可无的手套呢?感到冻手了,就把双手凑到火上烘烤,或者插到棉袄的袖筒里取暖。受条件所限,幼时的我整个冬天都不洗澡,一星期也难得用热水正儿八经洗上一次手,懒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过去乡间压根就没有澡堂,连热水和暖水瓶都是奢侈物件。正所谓“掏钱难买黎明觉”,每天早上我总是赖在热被窝里不想爬出来,直到母亲做好了饭连喊数遍才极不情愿地穿衣起床,从水缸里舀两瓢凉水倒进盆里,胡乱扒拉几下脸,慌里慌张吃完饭就上学去了。冰冷的水刺痛着肌肤,每次洗手我都像猴子蘸蒜,敷衍应付草草完事,久而久之,手上的老灰擦净灰,积攒多了就结成了痂,风一刮便满是裂口,手一握就往外渗血。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终于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闲下来的母亲把搪瓷盆放到煤火上温一盆热水,端到我面前。母亲蹲在地上,把我的一双黑手按到水盆里,随即我的手又像触电一般缩了回来。母亲有点恼火,狠狠地瞪了一眼,我便不再反抗,任凭母亲用泛黄的肥皂在我皴裂的双手上来回擦拭。手终于洗净了,盆里的水也黑了。母亲起身从洗脸瓶里倒出几粒糠籽,把我的手背手心涂了个遍,顿时一种滑腻和温润在心间荡漾开来。

在那个年代,乡间没有手霜之类的护肤品。深秋时节,村民把棵树上熟透的糠籽打下来,用罐头瓶储存起来,作为冬天的护肤用品。光洁的糠籽白嫩中透着微黄,薄薄的一层皮下面是滑腻的果肉,抹在手上散发出一种臭臭的怪味。很长一段时间,我宁愿手上裂着口子渗着血,也不喜欢让糠籽浓郁的臭味留存在我的身上,除非在母亲的逼迫之下才会就范。整个漫长的冬天,几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母亲都会采取热水浸泡和糠籽抹手相结合的办法治疗我那皴裂的小手。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些氤氲着热气的夜晚以及那股令我作呕的糠籽气味。那些人生片段充盈着家的温馨和母爱的温暖,滋润着梦境般的记忆。